

随笔

那间难忘的书屋

茹喜斌

每每走过那间曾是书屋的房子时，就会忍不住多看几眼。但它如今已成了美容店，里面呢，满是些窃窃美女窈窕窈窕，而绝非昨日那痴迷墨香的读书人了。

这书屋的生意原本不错。经营者是一位姓刘的退休教师，清瘦精神，谈吐幽默，有着优雅的风度。还有他的老伴儿，一个十分文静的妇人。

这书屋不大，50平方米的地方隔成了里外两间。里间小些，三面靠墙是高大的书架，当间搁两张桌子几把木椅，以方便读者之用。外间靠墙依然是高大的书架，有书有报，有各种杂志，像《奔流》、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，或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人民文学》等等，像莫泊桑、泰戈尔、曹雪芹、罗贯中、茅盾，或是叶兆言、刘恒他们啦，都站在书架上，就像一道道迷人的风景。让人走进历史也走进现实，去和历史相握和灵魂对话。沉醉时，能忘了形骸迷了归途，而无视低低暮云、清清弯月。

我常去书屋，但大多是只看不买。开始不好意思，但次数多了便习以为常，还和老人成了朋友。我叫我刘老师，他叫我邻居，因这书屋离我家只50多米。我算是近水楼台，先拥了那满屋的墨香美景吧。

刘老师每进新书时，都要拿给我看，若是星期天，他就递个凳子过来。在这里和我一样的人不少，都拿一本书，一本杂志，或一份报纸，旁若无人地读起来，都是如醉如痴的样子。刘老师从没烦过，脸上呢，又总是些亲切的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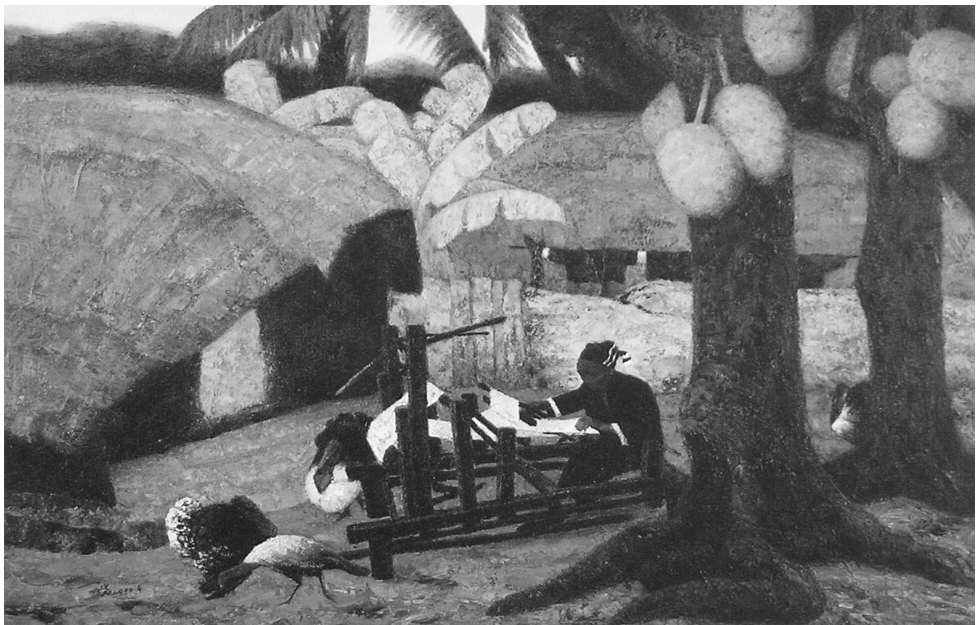
我每月必买的是《十月》、《散文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小说》以及《小说月报》和《散文选刊》之类。于是每月刘老师都会把杂志留着，他若不在呢，定会交代老伴儿，说是小茹来了给他。那年我被派到外省一个工地，一直泥水里扑腾了好

几个月。等我回来时，他把一摞杂志搬了出来，说：“我一直给你留着。”这使我非常感动，眼里都有了些湿润。这已不是第一次了。2001年吧，我出差时没买到《散文》第3期，回来跟他一说，他竟全市跑了个遍，终于找到了一本，只是封面有些烂了，他说：“真对不起，以后要是出差，我一定给你留着。”

我和这书屋已有了难以割舍的情感。但这书屋却在一个冬天里关门了。先是盗版书的冲击，使营业额下降不少。再而呢就不知咋的反正是好多人渐渐不进书屋了，或许因为下岗的太多，或许是因为挣钱太难，或许是人们在种种无奈的选择前是顾得衣食就顾不得精神了，这实在说不清楚。因而，这书屋的生意就日益萧条起来。但这条街道上的服装店、美容店、烟酒店、烧鸡店、蛋糕房……却是越来越多，一派的繁荣。刘老师很无奈，终于关门回家去了。

而在于我呢，每次走过这个地方时，就会有一缕怅惘。我不知道当人们把追求金钱当作人生唯一时，会不会走进精神的沙漠；我不知道当物质享受成为人们最高的目标时，心灵里会不会长出花朵；我不知道当我们远离书斋时，会不会变得面目可憎；为什么老人犯病街头无人问津，为什么小月月惨死车轮下路人竟漠然视之……

我只知道一部书虽然不是知识的皇宫，但却是一座宝殿；我只知道一部书不是一条江河，但有着无数启迪生命的浪花；我只知道读书能让人智慧，能让人光明，能让人磊落，能让人变得真实、善良和美丽，能让人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去审视自己的生命，修正人生的进程。我还知道当我回望那间书屋时，满是一些无边的寂寞和忧伤……



岁月无声(版画) 王锐

文化漫笔

韦应物

《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》辨析

郭殿忱

王摩诘等清幽淡雅的一派。

二、有关历史沿革

上题诗云：寒水苍山路向东，东南山豁大河通。寒树依微远天外，夕阳明灭乱流中。孤村几岁临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风。为报洛桥游宦侣，扁舟不系与心同。此诗多入历代选家法眼，亦获学者好评。然于作者行年、历史沿革、风物典故尚存歧说，今不揣浅陋，试予辨析如次。

一、有关作者行年 韦应物(737—约793)京兆长安人。武后朝宰相韦待价之后裔。少时曾为玄宗侍卫，轻狂骄逸，属京城恶少之流。后入太学读书，改邪归正，初入仕为洛阳丞(主管文籍教化的副县长)。其时一说广德间(763—764)，一说广德三年(765)，一说永泰间(765)。唐代宗李豫于安史之乱最后平定的公元763年农历七月继位并改元称广德。仅十八个月之后，于公元765年农历正月，又改元称永泰。依据当时的形势，韦应物只能在永泰秋冬之交作此诗。史无广德三年之称。

此后，韦应物历任江州刺史、朝廷左司郎中等职，官终苏州刺史。故世称韦江州、韦左司、韦苏州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称赞云：“如近岁韦苏州歌行，才力之外，颇近兴讽。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，自成一家之体。”明人胡应麟云：“韦左司大是六朝余韵，宋人目为‘流丽’者得之。”清代翁方纲评价韦江州“奇妙全在谈处，实无迹可求。”要言之：折节读书后的“韦应物立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居扫地焚香而坐。”总体评价其诗，应属陶渊明、谢灵运、孟浩然、

诗题中的巩洛，大多学者诠释为巩县与洛阳县，并引唐代地理学名著《元和郡县志》证之：“河南道河南府巩县；洛水东经洛河，北对琅琊渚入河，谓之洛口。”同时代诗人储光羲也写过《夜到洛口入黄河》一诗。

今考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不仅当时巩县为东都洛阳都畿之县，而且于“河南府河南郡，本洛州，开元元年为府……县二十。”之下注：“有府三十九，曰武定、复梁……巩洛、伊阳……”故题中之“府、县”似应为：“巩洛府、巩县”或“巩洛府、洛阳县。”而非指更大范围的河南府及辖下的巩县或洛阳县。

三、有关风物典故 首联：两岸青山所夹之水，即作者舟行之洛水航路，至洛口而入黄河。称黄河为大河，由来久矣！

颌联：述大河之上所见，远天背景前，依稀可见寒风中的枯树；奔流的波涛上，映出夕阳明灭无定的光影。

颈联：我居伊水岸边的孤村，已数载与同僚们离索，全凭凌风的鸿雁传递彼此的消息。足联：人在仕途，心绪飘零如扁舟无系。好在彼此相知于洛桥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

可见：前四句写舟行，自洛入河；后四句写心境，寄情僚友。浑然一体，紧扣诗题。辨析鉴赏之后，深知前贤对韦应物诗歌成就的称誉，绝非泛泛的评价，更非贡谏之词和虚妄之语，足可信之。

中国风

赵霞

送你一枚贝壳吧，一枚中国海的贝壳，想家的时候，你把它贴在耳边，听来自中国海的声音。那呼呼的风声，漫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，风里裹着花香，裹着鸟鸣，拂过南方如水的血肉，

风里有一首《我的祖国》，风里有一曲《祖国颂》。听着风声，你离祖国不遥远啊，初升的太阳下，就是祖国的身影。向着东方，向着东方，静听耳畔的中国风。



冬之旅(油画) 王宏剑

名人轶事

文人的“怪癖”

马承钧

作家群里的“怪癖”不胜枚举：享誉“唐初四杰”之一的青年诗人王勃，每动笔前必先反复磨墨、举杯豪饮，然后盖上被子蒙头躺下，再起来挥毫泼墨即席成篇。北宋著名隐逸诗人林逋，才学高超，文采飞扬，深得宋真宗赏识，但他不走仕途，不娶妻，唯爱种梅养鹤，博得“梅妻鹤子”的雅号。

有“诗僧”之誉的清末作家苏曼殊多才多艺诗文俱佳，怪癖也很惊人。他身为出家人，却偏爱美食，尤其对可可糖、粽子糖、八宝饭和各类甜点嗜好成瘾。在苏州，他曾一口气吃掉30包酥糖；在日本，他每天吃冰糖五六斤直至不能动弹；去东南亚云游，他一天能吃五六十枚糖果；在上海，他经常出入青楼“吃花酒”，但并非为色而是为食。柳亚子曾送他20枚麦芽饼，他竟一夜吃精光，翌日肚子疼得起不来……由此赢得一个绰号：糖僧。

鲁迅先生也有鲜为人知的“怪癖”：大凡对某人感到憎恶或反感，他会缄默不语，死死地盯住对方的脸，以表“仇视”。他曾将此事告诉热恋中的许广平：“如果我认真注视一个人眼睛超过三秒钟且不说话，那就是对他(她)最大的蔑视。”这一“怪癖”差点让他俩闹翻：某日鲁迅正埋头著述，许广平叫他几次均无反应，她生气地走到鲁迅身后责问，不料鲁迅竟扭过头来盯住她足足十几秒钟，许广平猛然想起他说过的那句话，顿觉委屈万分大哭起来，鲁迅愈是道歉她愈是哭得厉害呢。

外国也不例外。法国大作家福楼拜写作时会与其笔下人物一起大呼大叫或呻吟哀叹，其写作室总是充满歇斯底里的哭叫声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怪癖是每天要梳头发数百次，甚至边写作边梳头。美国作家海明威和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总爱站着写作；“幽默大师”马克·吐温则与他俩相反，他习惯于躺在床上写作。法国的雨果喜欢将双脚泡在温水里笔耕，而德国诗人席勒则偏爱把脚置于凉水中运笔。法国的罗丹和美国的富兰克林拥有的“怪癖”更是蹊跷：他们喜欢泡在浴缸里创作。

新书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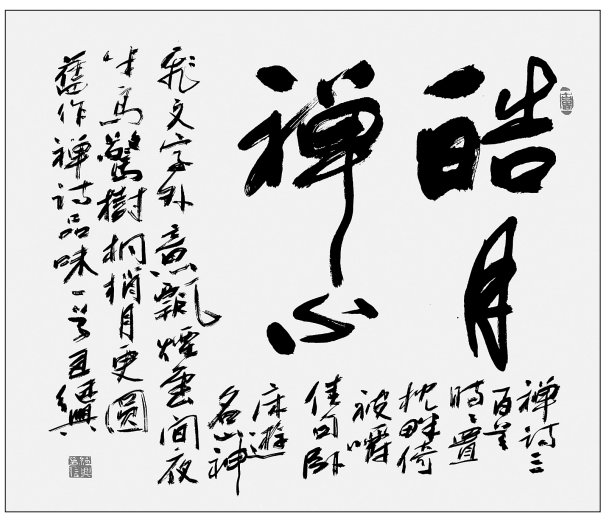
《被诅咒的军团》

卢鱼

一些被纳粹关在集中营里的犯人，在苏德对抗期间成为刑营特训的战士。他们蒙受不白之冤，遭受非人虐待，接受魔鬼般残酷的训练，最后组编成一个6000人的嗜血军团被送往前线，加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——东线战争。

主人公斯文厌恶战争，做了逃兵，邂逅了美丽的少女伊娃，结果却被盖世太保抓住，两人分别被判刑并被关入炼狱般的集中营。在那里，斯文目睹了众多狱友的悲惨遭遇。为了减刑，狱友们纷纷报名去执行拆弹任务，许多人尸骨无存。斯文最终被送进刑营，接受难以描述的残酷训练。训练后生还的人被送往前线，从此出生入死，与枪炮为伍。

在前线，斯文遇到患难与共的战友，“老大叔”、帝奇、汉斯和波尔塔。在战争期间，他们团结一致，与苏联士兵奋勇厮杀，与凶残的指挥者周旋。可怕的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，无辜的人被卷入战争，成为刽子手和炮灰，没有人敢奢望还会有明天。作者斯文·哈塞尔，1917年生于丹麦，14岁加入国家商船队。1936年在丹麦国家军队里服役。退役后，面临失业，随后便加入德国军队，“二战”期间，除了北非战场以外，他几乎在所有战场前线血战过。先后负伤八次，辗转于苏、美、英、丹监狱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残酷和军营的黑暗，也就是在那时，他开始了这一系列“二战史诗”的创作。



王继兴书法

3 播合之上，比试已经开始。
“大煮干丝”相传原为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扬州时御宴上的一味菜肴，后来传到民间，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和改进，历来是淮扬菜系的看家名菜。

4 立时，场下的看客间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姜山初时也是一愣，但随即便明白了其中奥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与徐叔定下的赌局，是要挑战整个扬州厨界。你们即使是合多人之力，只要最后做出的菜肴能胜过去下，我也一样眼赌认输。”

姜山捡起了一块豆腐干，在眼前仔细端详片刻后，觉得不太合适，便又放回了篮中，同时抬眼瞅了瞅身旁的彭辉，可这一看，他的眼神就像被钉住了一样，一时竟无法离开。

只见彭辉闭着眼睛，右手伸入竹篮中，几根胖胖的手指上下翻动，每动一次，便用食指和中指夹起一块豆腐干，然后几不停顿，两指一弹，那豆腐干便从篮中飞出，稳稳地落在小伙计脚下的一只阔口大盆中。他手上的动作甚是敏捷，豆腐干一块接着一块，接连不断地被抛了出来，划出道道白色的弧线，煞是好看。也就仅仅两三分钟的工夫，原先满满一篮的豆腐干便全都转到了大盆之中。彭辉睁开眼睛，轻轻摇摇头，显得非常失望，对小伙计道：“去后厨，重新换一篮。”小伙计答应一声，拎起空篮直奔后厨，转眼间，又提回一满篮的干干。

姜山心中了然，不免有些暗暗吃惊。彭辉两指一夹，便可了解豆腐干的品质，已是神乎其技；其选材时的精细苛刻，更是闻所未闻。这烟雨扬州，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。

姜山心中了然，不免有些暗暗吃惊。彭辉两指一夹，便可了解豆腐干的品质，已是神乎其技；其选材时的精细苛刻，更是闻所未闻。这烟雨扬州，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。

姜山心中了然，不免有些暗暗吃惊。彭辉两指一夹，便可了解豆腐干的品质，已是神乎其技；其选材时的精细苛刻，更是闻所未闻。这烟雨扬州，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。

连载

苏书记见我说话说认真了，赶紧岔开话题：“组织部王部长给我们送干部来，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回去，走，吃饭去！”

酒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几口酒下肚，一下子把人的感情拉近了。酒桌上，书记、镇长都很高兴，主动向我们介绍罗子沟的历史、风土人情、经济状况，告诉我们，罗子沟人杰地灵，不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下乡插队的地方，也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

苏书记四十多岁，戴着一副近视镜，看外表很文弱，不像是乡镇干部，更像是一个中学教师。焦镇长是个娃娃脸，三十岁左右的样子，却有十几年的乡镇工作经历。由于年轻，在酒桌上更成了书记调侃的对象。两人默契的配合，风趣的言谈，使酒桌的气氛显得更加和谐。

苏书记最后说：“我们镇里的干部大多数家都不在罗子沟，大家也是住单身宿舍的。你们今天都不要回村，先在镇里的小旅店住下。明天早上体验一下我们单身宿舍的早餐后，镇里再统一给你们送下去。”

进河南村 不到7点钟，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李开顺就来敲门，接我们过去。

这是一幢商品楼，四单元一楼相对的两个房间就是罗子沟镇所有外地干部的集体宿舍。先进右首门，书记、镇长早已经起床，出去锻炼身体，正在洗漱。我们看了一下房间，不大。焦镇长给我们介绍，苏书记住在一个房间里；焦镇长自己住在厨房里；小姜副镇长因为年轻，只是在客厅里搭了个简易的行军床，条件可谓艰苦！

再到对面的房间，状况更是惨不忍睹：因为还要在这个房间开集体伙食，厨房不能住人，几位年轻干部在房子里并排摆满了行军床，使这个宿舍更有点像是路边的一个临时客棧。

吃过早餐，不到八点，大家便都来到书记的办公室。给我感觉，乡村干部上班是没有点的，书记到了，其他干部也就必须到位了。

乡里干部也都有长期包村任务，负责包我们河南村的是乡妇联主任张冕，据说是回盘石老家没有回来，只能是包村的镇领导亲自送了。考虑到河南是最近的，书记和包河南村的姜副镇长说：“你先把韩处送过去吧！”

开车不过十几分钟，就到了河南村。在村部门口等了一会儿，何书记骑着摩托来了。



罗子沟下派纪实 韩卫东著

16

3